



福 格 特 先 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福 格 特 先 生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寧 斯 大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KARL MARX
HERR VOGT

本书编排顺序系据柏林茨出版社 1953 年版单行本。譯文中的前言和正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四卷；书末附件 1、3、9—11 五件系据“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九和三十卷新譯出的；其余各件采自“全集”中文版第十四和十七卷，标题則照茨版单行本。书后注释和人名索引是据“全集”中文和俄文版上述各卷有关部分編譯的。

馬 克 思
福 格 特 先 生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列 寧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5\frac{3}{4}$ · 插頁 5 · 字數 387,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678 定价（五）1.70 元

印數 0,001—2,000

目 录

前言	5
一、硫磺帮	8
二、制刷匠帮	20
三、警察作风	31
1. 自供	31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34
3. 舍尔瓦尔	41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51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1859 年 6 月 26 日 和 27 日)	55
6. 其他	60
四、泰霍夫的信	64
五、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92
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95
七、奥格斯堡战役	105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130
九、代理机构	192
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227
十一、一件诉讼案	279
十二、附录	321
1. 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321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328
3. 舍尔瓦尔·····	329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330
5. 诽谤·····	339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340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343
8.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343
9. 刊登在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上的布林德 的文章·····	345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345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346
12. 费格勒的 Affidavit·····	347
13. 维耶的 Affidavit·····	348
14. 摘自诉讼文件·····	350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353
16. 补遗·····	355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355
(b) 科苏特·····	356
(c) 艾德门·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	357
附件·····	359
1. 摘自马克思1859年11月6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	359
2. 马克思1859年11月7日的声明, 载于1859年11月19日 汉堡“改革报”第139号, 标题是: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	363
3. 摘自马克思1859年11月14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	367
4. 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的声明, 载于1859年11月21日 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5号·····	368

5.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4 日致“自由新聞”出版者的声明, 标题是: “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訴訟”	370
6.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6 日致“每日电讯”出版者的声明	372
7.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6 日致“科伦日报”編輯部的声明, 載于 1860 年 2 月 10 日“科伦日报”	373
8.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21 日致奥格斯堡“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	374
9.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23 日給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375
10. 摘自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29 日給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379
11. 摘自馬克思 1860 年 3 月 3 日給斐迪南·拉薩尔的信	388
12. 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28 日給汉堡“改革报”的信, 載于 1860 年 3 月 7 日“改革报”第 29 号	390
13. 馬克思 1860 年 11 月 24 日的声明, 載于 1860 年 12 月 1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6 号	390
14. 馬克思写的未署名的报道, 載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人民国家报”第 31 号, 标题是: “福格特先生”	392
15. 再論“福格特先生”。恩格斯写的未署名的文章, 載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	392
注释	401
人名索引	463

卡·馬克思

福格特先生¹

卡·馬克思寫于 1860 年 2 月—11 月

1860 年在倫敦以單行本出版

署名：卡爾·馬克思

按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Herr Vogt.

Bon.

Karl Marx.



London,

A. Petzsch & Co, deutsche Buchhandlung,

72, FENCHURCH STREET, E.C.

1880

“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²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伦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³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⁴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⁵采取法律手续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来。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的预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了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写，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谈论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sunt certi denique fines* [一切总归有个限度]^①。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卷，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該书的内容，——硬說我干了許多丑事，現在，当我已經完全沒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續来当众駁斥这类貨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駁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进行这项工作，那末，除了上述的別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詳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談怪論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謂“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對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論定。

对福格特言論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的 *partie honteuse*〔隐私〕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責难的，只不过是他們曾經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况使然的；此外，他們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們所碰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談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約从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資產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比較一下，那就会是給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辯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搖頭的那些聰明人，現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費時間去駁斥这一类胡說；而那些曾經幸災乐禍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話和无聊謊言的“自由派”文丐們，却会认为我对付他們和他們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測和粗鄙无礼的。But never mind!〔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須加以任何特別的說明。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誤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1848年以前,那些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問題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⁵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計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結論則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揚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沒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經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給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许多我过去并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现在还不相識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卡尔·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倫敦

一 硫 磺 帮⁶

Clarín: Malas pastillas gasta;
...hase untado
Con ungüento de azufre.

(Calderon)①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儿似的委托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⁷称之为“**圓滿的人物**”^②；这位“**圓滿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間，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別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这些同行們的政治原則是无产階級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訴訟”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136頁）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⁸，出版于1859年12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圓滿的人物**”在

① 克拉林：他胡說八道；

……他給自己擦上
硫磺膏。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第二幕）。——編者注

② 文字游戏：《abgerundete Natur》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智力成熟的人物”；**海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編者注

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①，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来的文字：

俾尔“推销员”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伦‘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职业是组织同盟和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中。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①，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也未减当年的风韵。从俾尔“推销员”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细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加以夸大，而且由于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是麻布衣服。）——编者注

列扼要材料，現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倫敦

万茲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們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時間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們还互不相識。不过您的設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絕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現在我就來談談**硫磺帮**。

1849年，我們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輕人很快就到了日內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願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結識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謂的政治領導者彼此推卸失敗的責任。軍事領導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側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責難。流亡者彼此罵对方是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傳单，这种傳单絲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靜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細。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許多人都面帶飢色。上述年輕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結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勒魯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薩**的德国人；曾在**萊比錫**、**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軍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願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貝克尔，**萊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維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們沒有一個人超过24岁。我們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貧困而苦恼和沮喪，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緒。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們并不否認我們**勃兰登堡**的过去，我們认为 *die Jugend jottvoll*（这个地

方是天堂〕^①。我們当中誰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們全都一无所有，那我們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腸的小飯館老板，或者別的好心人，他們一看到我們这些年輕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賒一点东西給我們。大概我們这些人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緣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貸款’給我們，而且还‘貸款’給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許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訪問了日內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債務，这只不过是為了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謝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給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給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問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債務問題。可惜我能够告訴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傳，我現在还是回头来談 1849 年。

当时我們常常暢怀痛飲和尽情高歌。我記得，我們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 *dulci júbilo*〔亲密无間的欢乐气氛〕中度过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綠洲。有些当时已經是日內瓦州大会議議員或者后来成了議員的朋友們，有时也来参加我們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內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見過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們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間，他們往往同我們一起喝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馬康葡萄酒。我們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內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們高唱情歌，手彈吉他，在靠薩瓦或瑞士湖畔的別墅窗前‘討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們这些血气方剛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軌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現已去世的阿伯特·加果尔——日內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語气告誡我們。他說：‘你們真是一些发了瘋的小伙子。不过說实在的，你們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說明你們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們的精神并没

① 柏林方言。——編者注